



人傍山斋残稿

罗浮仙著

四川出版集团

巴蜀书社

人停山脊残稿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傍山斋残稿 / 罗浮仙著. —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8.12
ISBN 978-7-80752-289-8

I. 人… II. 罗… III. 诗词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4679 号

人傍山斋残稿

罗浮仙 著

选题策划	何 锐
责任编辑	谢春雷
封面设计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
出 版	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
	总编室电话: (028) 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
发 行	巴蜀书社
	发行科电话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(028) 82601551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8mm×146mm
印 张	12.875
字 数	300 千
书 号	ISBN 978-7-80752-289-8
定 价	3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

序

张新民

《人傍山斋残稿》收诗千余首，皆罗浮仙老人生前未刊之遗稿也。老人初名永生，后更名永参，字贯之，浮仙乃其自号，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生于四川合江县东乡下汇支塘河，世代皆以耕读传家，尝有诗自述其家世云：“祖考高曾世世农，莠萝从不抱乔松。炉边茶冷三皇话，枕畔孤灯万象公。相望朱门埋粉黛，簞寒白屋异穷通。立锥无地编氓户，谁向双河访旧踪。”诗中之万象公，即其祖父安银先生，浮仙老人耕耘劳作之余，尝从其学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及医道、天象之学。十六岁时考入当地单级师范，毕业后任县西五区小学校长。以后或设教，或为仕，人生经历起伏跌宕，饱阅世事变故沧桑，欢愉之时少，屯蹇之日多，然皆能从容应对，坦然度过，凡喜怒笑骂悲欢离合之感，皆发为诗歌风雅吟唱之声，直至1987年九十高龄仙逝之前，未尝有一日废辍诗歌创作。故老人之一生，亦可谓诗人之一生，以性灵之葆真为人生目的之一生。诗歌可以成就人之性灵世界，人之性灵亦可升华为诗歌世界，老人岂非有意以游戏三昧之生活态度，将其一生经历转化为诗教典型，以向后世垂示范，以供他人作甄采乎？

浮仙先生之诗集，除《人傍山斋残稿》外，尚收有《叩甦斋诗稿》、《枕头集》、《补辑集》均依年代顺序编



次，多为作者生前手订，然亦依据内容略有调整。部分未收录而陆续发现者，则由其子女汇编为《补辑集》，殿于全书之末。附录《八十四岁话家常》一篇，则为自述家世之作，知其人而论其世，亦为赏析其诗作者所必读。《人傍山斋残稿》首载《收学钱诗》，诗前冠有小序云：“与父亲宗元公手执火把，脚穿草脚马，二更天从猫子山翻越马山，到吴寿安家收吴树清学钱，得五百钱而归，此民国四年除夕事。”诗云：“万户千门庆过年，草茅火把照冰天。稀泥滥窖踉跄甚，夜向吴家要学钱。”即为作者留存最早之诗作，时年方十七岁耳。其时学诗已有五年，故次年即以诗才气魄，与乡贤任若臣等人结为文章知己。任乃清末早期同盟会会员，常以道义相劝勉，浮仙先生受其影响颇深，诗作题域亦日趋广阔。惟自谓有诗癖，仍在与诗人王鏊交往之后，则年始二十焉。早年诗作毁弃散佚者甚夥，即结集较早之《无闻草》，亦毁于文革之中。故首列追忆之部，皆为残存者。以后凡翁岗、巴玲、兴仁、盘关之部，均为游踪所及，而以花溪留居最久，实为第二故乡，故诗作亦最多。集中《变桃》取意颇为蹊跷，主要收录作者七十八岁以后之诗作。循序颂读其诗作，似亦可略窥其一生大概矣。

盖以梦中所呈“变桃”之境，可通于《易经》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之旨趣，遂径以为篇题焉。《叩甦斋诗稿》则因梦境中得读古帙，清奇古简，似未曾有，醒后仅记“山有欲吟无也”一句，故忽焉如睡，焕焉如兴，乃有“梦读人间未见书，诙奇简古古今无。急抄欲竟才知梦，快剪残灯叩默觚。”“魏老山吟如佛偈，也无山有欲吟无。从今我愿终宵梦，人傍山斋改叩

甦。”诗中之魏老即魏默深（源），撰有《古微堂集》，中有《默觚》一篇。盖梦前浮仙先生尝取读其书，梦中又神交奇遇，故非特采为诗料，即斋室亦据以更名也。《枕头集》则多为枕边静坐，捻髭所得者。“盖当夜气初动，天机勃发，不自觉其渐入佳境，于是乎昨是今非，由草创而润色，雕龙无技且雕虫，其可乐远超于四十余年之卢生显达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浮仙先生亦奇人也。奇在其性灵天地之广大，虽在梦境之中，亦有如仙人之驰骋纵游，自在舒卷，去来无碍，而人奇诗亦奇，故其人与诗皆颇有仙气，令人不能不以清逸赞之也。《文镜秘府·论文意》有言：“凡诗人夜间床头，明置一盏灯，若睡来任睡，睡觉即起，兴发意生，精神清爽，了了明明，皆须身在意中。若诗中无身，即诗从何有？”验之以浮仙先生之诗，尤其诗兴之发生过程，洵为笃论，不可不谓为经验之言矣！

杜甫《游休觉寺诗》：“野寺江天豁，山扉花竹幽。诗应有神助，吾得及春游。”仇兆鳌注：“诗有神助，非自夸能诗，是云胜景能发诗兴耳。”浮仙先生之诗作，亦有如神助，勃然兴发，劈空而出，取之于性灵，笔之为佳句。而佳句来自梦中，有如神助之事，揆以古今，其例甚多。如钟嵘《诗品》卷中引《谢氏家录》：“康乐每对惠连，辄得佳语，后在永嘉西堂，思诗竟日不就，寤寐间忽见惠连，即成‘池塘生春草’。尝云：‘此语有神助，非吾语也。’”此即为绝好之佐证，可供相互诠释之用也。然仇兆鳌所谓“胜景”，就浮仙先生而言，仍多来自其心志凝一之静定工夫，即其所说之气功状态，在天性活机自然呈现之过程中，诗兴亦如泉水般沛然涌动



流出耳！故集中时有以“气功”为诗题者，《八十四岁话家常》更有“气功”专论一节。《气功》文引《庄子》“大块噫气”；《黄帝内经》“苍天之气，黄天之气，素天之气，玄天之气”；《尚书·洪范》“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曰稼穡”；《老子》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；《孟子·尽心》“其色也睟然，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”；《孟子·公孙丑》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，……心勿忘，勿助长也”等为说，亦可谓入道颇深，善得生命之玄奥者也。盖中医亦为诗人家世之学，由医诊而通天地之道，明阴阳之理，知盈缩之息，则既可验之于身，又能施之于教，以身心受用之体会，言之谆谆，论之凿凿，皆大有亲切旨味矣。《气功诗》如“如醉如痴一觉才，氤氲之气裹形骸。乐哀喜怒皆潜伏，仿佛依稀兆化裁。此是生机萌动态，勿疑何处着尘埃。当其无者有其用，林下泉声静自来”。“了无纤翳净于揩，舌底甘泉混混来。世外繁华身外管，心头毁誉枕头埋。冰淇淋化醍醐露，怒放花香稚叶阶。我是谁欤谁是我？卿云纤纓覆灵台”。“白头人不让青年，半夜孤衾蹲膝眠。万籁商声春独在，一楼红影日长圆。形神妙合天之道，任督交融老曰玄。逝者如斯未尝在，在山泉异出山泉”。则可见以虚怀之定力，入于一派洁净空阔之境，自然有天性生机发动，氤氲劲气升起，清明在躬，志爽如神，妙合天道，胜景现前。而诗兴之感发，复不期而至，虚静中所含摄之物色万象，独往冥游于寥廓所见之寂妙境域，皆随现于心，朗照于目，化为诗人之吟唱，鸢飞鱼跃，沛然流出，一派生机，有如神助，成为题域颇广之各种诗篇。

惟主体自我之生命体验固属重要，生活世界之微细观察亦不可忽视。即使感兴直觉之形象，亦须活化为生活世界之事物。以活泼之体验与活生生之事物巧妙结合，方可感发为有至胜佳境及机趣现前之诗句。检读《人傍山斋残稿》，诸如此类之诗作亦甚多。如《重九》：“杖藜扶我陟高岗，菊是花丛上上香。山有诗人忙笔墨，城无租吏乱壶觞。敢凭白发分秋色，不为黄花怨夕阳。五十年前余涕泪，重闾哭李吊王郎。”作者自注：“民七（1918），约王璧如重九登天台山，以遭祖李氏之丧而罢，又约期于次年重九，而璧如死。余挽诗云：断肠陈例太荒唐，一约登高便哭丧。”既为写事，又是抒情，不乏悲楚之音，更有达观之意。风云经纬，草木杼机，作者复杂之心态情怀，已跃然于文字之中。诗人凡游历所到之地，多有模山范水之作，既寄心于无垠，复调情以自适。《公园》：“花溪连夜雨潇潇，催醒东西两岸桃。玫瑰芬芳无逊色，茶糜枝叶学风骚。香迷霸水初三月，红透旗亭第二桥。四十年来馀一我，与谁扶醉共推敲。”《自步前韵》：“山人鬓发门萧萧，羞见当年手种桃。水木清华馀薤露，荔萝披裳入离骚。采山钓水穷盈合，爱鬼憎僧老板桥。天地悠悠人不在，柴门独愿二公敲。”亦情景兼写，调高韵逸，犹如娓娓清谈，大有题外之味。山川生辉荐灵，大有助于诗者无不在也。而生活世界之事物物，经过诗人“兴象”之提炼，皆无不具有意义符号之特征，也无不成为艺术灵感之存在。体验既源自生命，又不离生活，或者说生活世界即是体验世界，非特能够安顿人之生命，亦足以感发为诗歌。离开了生活，便难以有体验；缺少了体验，便不可能有诗歌。生活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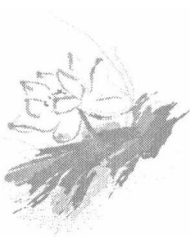
体验、诗歌三位一体，共同召唤着人类应该拥有之意义。而作为生活与诗歌中介之体验，亦可说是创作灵思之活泉，既能将情感向外释放投射，点化一切生活事物，为其赋予意义；又可将一切事物内敛含摄，凝聚为诗化之语言，发抒生命之真性情。故统观古今一切诗歌创作，实皆为体验之语言升华，所谓摘藻扬芳，即指此而言也。举凡人生之经历，皆可化为体验之内容，体验有深度与个性，诗歌始有意义及特点。意义与特点皆内聚于诗歌意象中，不断生发出无穷之解读妙趣。岑参《梁洲对雨怀鞠》：“爱君有佳句，一日吟几回。”颂读《人傍山斋残稿》，岂非大有同感乎？盖真诗者，皆精神之所为也。

尚有必要指出，浮仙先生家世耕读，能诗者既非一人，善医者亦为数颇夥。祖父万象公著有《医案》、《医训》固不必论，即同辈之胞弟剑僧（一作健生）先生，亦才力器识学问俱佳，尤深得性情，工于吟事，有《蝶梦庵诗文集》一书传世；教书馀暇，亦常为人把脉，稍览其集中《日记》即可知之。试检《八十四岁话家常》一文，亦不难了解当时一般农村士人所读为何书。除《百家姓》、《天生物》、《三字经》一类童蒙读物外，尚有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东莱博义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了凡纲鉴》等，幼年反复成诵，老年仍能出口不忘，可谓终生受用，沾溉无尽，非仅铸就诗魂人才，亦表现为特有之人文素养。具见传统课读教化方式，仍有其积极之正面意义。而文中之掌故史料，亦足可供今人编史修志甄录。如花溪原名花佬佬，名甚不雅，义亦颇卑，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经浮仙先生建议，始立碑更名为花溪，至今沿袭不替。而当地溪流蜿蜒，瀑飞川湍，花簇

绿树成荫，汀洲星罗棋布之景，亦因花溪之雅称，广为海内外游人所知晓。具见《人傍山斋残稿》虽为诗集，然亦未尝不可视为个人之心史，以史家有心之眼光观之，仍足以了解时代之生活形态，略窥社会变迁之轨迹耳。

浮仙老人生前尝留有《遗嘱》云：“地非私有一椽无，家产唯剩两本书。医以伤寒为本领，诗能言志即功夫。年将半百应同道，学足三馀莫异途。心血终生惟此尔，上承万象老柴庐。”其生活态度之旷达，人格境界之坦荡，皆情见乎辞，意溢乎韵矣。今值老人一百一十岁诞辰之期，子女江松、江浒两先生承其先志，整理遗稿既竟，亟欲谋刊，嘱为一言。余颂诗而想其人，颇有忘年神交，灵犀感通之叹。《诗品》卷下载袁嘏之语：“我诗有生气，须人捉着，不尔便飞去。”恰可迤来形容余读是书，时有春气暖遍全身，低徊悱恻，激发性灵，久不欲其飞去之心情焉。故展颂数过，爱不释手，谨以上述文字，弁诸篇首，以见真诗未绝，来者可追之意也。惟诗人难觅，解人难求，旷世一逢，亦幸事耳。自知据显知幽，尚待郑笺，倘言有未雅允者，则请罗氏诸公恕矣哉！

戊子年七月立秋日谨识於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



目录

序 张新民 001

人傍山斋残稿/001

追忆之部	003
翁岗河前后之部	017
巴玲之部	030
兴仁之部	033
盘关之部	043
花溪之部	052
变桃集	1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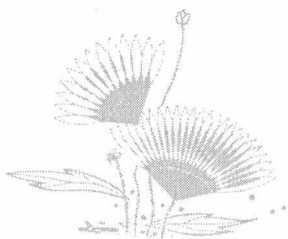
叩甦齋詩稿/163

枕头集/217

补辑集/3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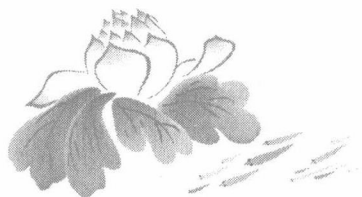
八十四岁话家常/343

一、罗氏本源	345	
二、出身时代	346	
三、学农时代	347	001





四、读书时代	349
五、当娃娃老师	351
六、民国四年的大洞天	352
七、黄粱梦里现昙花	354
八、赤水十年	355
九、离开赤水后之幕僚生活	356
十、流寓花溪四十年	367



十一、我的头脑	374
十二、我的养生法——气功	377
十三、罗万象传略	380

淞溉罗氏二十二世纪永参年表/386

附录：诗、词、联目录索引/393

人傍山齋殘稿



追忆之部

四川叙永县龙古滩正阳湾青年诗人王鏊，字璧如。余从二十岁起，与之结识后，虽相距四十里，而唱和则朝夕无间，竟达七年，卒至王病死，于是有诗癖。回首旧游，曷深酸楚！此后弃教读，学幕僚，亦不时为之，然皆毁弃，至今犹能追忆及之者，列为追忆之部。

~1915年~

收学钱

与父亲宗元公手执火把，脚穿草脚马，二更天从猫子山翻过马山，到吴寿安家收吴树清学钱，得五百文而归。此民国四年除夕事。

万户千门庆过年，草茅火把照冰天。稀泥滥窖踉跄甚，夜向吴家要学钱。

~1916年~

抒愤

干戈丛里孑遗身，留颗头颅说是人。被甲不随丁壮死^[1]，呼庚无那里间贫^[2]。精神误逐形而下，天地原须一以仁。砍地抽刀徒喷血，桃源何处避嬴秦。

[1] 原注：被甲，指我参加门户练训练。

[2] 呼庚：春秋时吴王夫差与晋鲁等国会盟，吴大夫申叔仪向鲁大夫公孙有山氏乞粮，答曰：“梁则无矣，粗则有之，若登首山以呼，曰：‘庚癸乎？’”则诺。”因军中缺粮，故用隐语乞粮。庚，西方，主谷；癸，北方，主水。后因向人告贷为“呼庚呼癸”；无那：即无奈。

题画

画景：白桃花中一女子，持红桃花，作欲走状。画者石印



祥，吾乡前辈任若臣先生弟子^[1]。石画成，倩任题。余与石、任皆无一面缘，任老突先来信缔交，并以石之题画转嘱。任以余诗有寄托，函邀赴其泸县小河街堆金厂寓所，畅谈七日，探求人生究竟。

枝头白映手头红，此色分明不是空^[2]。底事姗姗还试步，为花来遽去花中^[3]。

[1] 任大容，字若臣，合江县新殿乡人。清末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。辛亥秋，领导合江起义，任同志军司令部参谋。1917年病逝。

[2] 色、空：佛教用语。凡诸事物如五根（眼耳口舌身）、五境（色声香味触）等足以引起变碍者，皆称为色。超乎色相现实的境界为空。

[3] 遽（jù）：匆忙。

金 竹 园

一九一六年设教之处，在合江西五区五通场侧五里处。

轻衫试风信，闻香不见花。池塘深浅水，篱落两三家。树隔人声小，云深日脚斜。春光谁唤醒，薄暮满村蛙。

~1917年~

挽任若臣联

错最是犯人形，得黄土即证涅槃^[1]，仙耶佛耶，畅谈留在堆金厂；悔不该来世界，正青年便遗草莽，儒也侠也，终身记得鼓楼山。

[1] 涅槃：梵语音译词，义译为灭度。谓脱离一切烦恼，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。

挽 诗

乡邻尊长辈，结识竟先函。七日同餐饭，元宵恣吐谈。史迁儒亦侠，老子二生三^[1]。沉溺劳援手，何堪一现昙。

[1] 《老子·四十二章》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

~1918年~

蜘蛛

藏语本无稽，然亦有偶合者，此藏语之所以惑人也。余二十岁时，曾以蜘蛛为题，写七言绝句一首云：

不甘卑处爱凌空，竟不关心面面风。费尽经纶成底事^[1]，一身都在网络中。

[1] 经纶：整理丝缕，理出丝绪叫经，编丝成绳叫纶。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大事。《易·屯》：“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。”疏：“经谓经纬，纶谓纲纶。”

咏物贵有寄托，余是时，以穷不能读书，迫于饥寒而砚耕自活，则不甘卑处者，偶然之感，安知其竟符身世哉！亦可笑也。

~1921年~

龙居寺题壁

寺在合江西五区黄大桥侧，内塑十二殿。

落花时节此勾留，殿气阴森竟似秋。我是人间英畏客，阎罗遍会不低头。

蟠龙山

在合江西五区大井坝设村立小学。

树无松柏庙无钟，土庾丘荒刺棘丛。野草闻花香不到，何曾山上有蟠龙。

~1924年~

汪漕

寻得春何在？汪漕一览空。树分深浅绿，花逐往来风。畎亩群峰下，人家万壑中。几声鸡唱处，大泽毓潜龙^[1]。

[1] 潜龙：喻圣人在下位，隐而未显。《易·乾》：“初九，潜龙勿用。”

~1925年~

性善疑

民国十四年，受黄姓聘，主教其家，约定除例颁教科外，必讲授孟子，对告子与孟子性善之争，颇滋疑案。是年余弟永策经